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九回 雅仙樓鳴皋遇師伯 玄都觀嚴虎擺播臺

卻說飛雲子見他二人上來，便立起身來招呼。那二人見了，便走將過來。鳴皋等眾人都站起來，招呼一同坐下，添了杯箸。飛雲子問道：“你二人何處聚首？”和尚道：“也是不期而遇。”便問鳴皋上姓。飛雲子道：“這便是七弟的賢徒，乃揚州賽孟嘗徐鳴皋，是個當今豪傑。”二人聽了大喜，道：“久慕大名，今日幸得相會！”飛雲子指著和尚說道：“這位道號一塵子，便是我們的二哥。”又指著少年書生道：“這位叫做默存子，是我們的五弟。”鳴皋道：“二位師伯到來，弟子兀萬之幸。請眾位師伯看過播臺，同往寒舍盤桓。”一塵子等三人齊道：“這卻不必。我們孤閑成性，在此會後，便各適其所、不喜常聚一處。”六人歡呼暢飲，直飲到日落西山。酒闌散席，鳴皋問其寓處。飛雲子道：“我等萍蹤無定，隨處安身。明日自到寶舟相訪，不勞賢契貴步。”鳴皋等只得分別回舟。

到了明日，依舊進城，一往來到玄都觀來，街上更加擁擠。進了玄都觀，只見那播臺有一丈二尺的高，周圍有五六丈開廣。左旁有一小小副臺，安著文案，知是掛號之所。

右邊有一看臺，懸燈結彩。中間豎起一根旗竿，上扯一面黃旗，旗上寫著“奉旨設立播臺”六個大字，隨風飄蕩。臺上懸著長、呆二縣的告示。播臺上居中柱上一副對聯，上寫“拳打九州豪傑，腳踢四海英雄”。上面一塊匾額，上寫“天子重英豪”五個大字。

裏邊架上二大盤金銀，二大盤綢緞。下面看的人已挨肩擦背，等看開臺。

不多一會，聽得副臺上吹起號筒，三聲炮響，鑼鼓齊鳴。只見四個侍衛簇擁著播主上臺。那看臺上監官也坐在上面，鳴皋抬頭上看，認得是寧王兀歲。只因他心懷叛逆，故此奏明天子，設立播臺，名為拔取英雄，實欲收羅心腹。這臺主便是他的教師，名叫嚴正芳，是有名師家，山中打得猛虎，水內斬蛟。少年時節，做過頭等侍衛，隨駕秋狩，空手搏殺人熊。一日虎牢內走了猛虎，京城內落亂紛紛，各武員侍衛人等分頭追趕，恰好嚴正芳遇見。虎向他當面撲來，他便將身一蹲。虎從頭上竄過，他便趁勢一把，將虎尾扯住，隨手攢將轉來，把這虎攢成塌扁。寧王知他神勇，刃方百計把他弄到府中，改名嚴虎，倚為心腹。今日保舉他做個臺主，暗中教他收羅草澤英雄，除卻忠良之輩。只見正臺上三吹三打，播主踱出臺來，向臺下拱一拱手，通過姓名，說過一番打播的話頭，無非是“奉旨建設播臺，原為拔取英才，無論軍民人等，上臺勝得我者，黃金綢緞若干，分別給與功名，有官官上加官，平民出仕為官，沒有本領，不必上臺枉送性命”的老話頭。

此時臺下，天下英雄豪傑到的不少，那班劍客俠士，也有多在內。就是那一塵子、默存子、飛雲子，只因玄都觀設立播臺，所以都在此要看打播臺。只是他們不要那名利二字，不肯動手，但只看看世間英雄的手段罷了。說話的，你這話自相矛盾了。他們既不要名利，為何在鬧市叢中，掛出“飛雲子”的招牌，相起面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這飛雲子曉得自己弟兄必有幾個到來看打播臺，因此掛出自己別號，好叫兄弟們得知他在內，便可大家聚首。不然，雖則同在蘇州，人山人海，怎得聚首一處？況且劍客與俠士不同。若如一枝梅、徐鳴皋、徐慶等輩，總稱為俠客，本領雖有高低，心腸卻是一樣，俱是輕財重義，助弱制強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若是他們七弟兄，皆是劍客，不貪名，不要利，只是鋤惡扶良的心腸與俠客相同。所以劍俠二字相連。俠客修成得道，叫做劍仙。這部書專記劍客俠士的行蹤。只因這個時候天下劍俠甚多，叫做“七子十三生”。這七子，就是飛雲子等這七人。還有雲陽生、獨孤生、臥雲生等十三人，結為朋黨，也是遍游天下，後書是有交代。

當時徐鳴皋看見臺主嚴虎說罷一番，便打一路拳頭，卻也十分了得。看的人大家喝採。這嚴虎本領實是超等，只是心地不好，所以肯就寧王之聘。他到了王府，靠著寧王勢力，自恃本領高強，目空一世，看得天下無有敵手，任性妄為。現今隨了寧王來到蘇城，建設播臺，他做了臺主，越發心高氣傲，在臺上耀武揚威，口出大言。那知臺下人兀人萬，只有看的，沒有打的。鳴皋等三人等了半日，看看日下西沉，卻無一人上臺，心上好不掃興。那眾人漸漸的散了，臺主也自下臺，鳴皋等只得回轉船中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再去觀看，雖有幾個上臺交手，都是平常之輩，皆被嚴虎丟下臺來，跌得鼻青嘴腫。不覺惱了一個英雄，乃是姑蘇人氏，姓金名耀，是個忠良之後，為人豪爽，蘇城有名的樂善公子，卻是新科武舉。他見嚴虎如此無禮，不覺怒發冲冠，便跳上臺來，副臺上記了花名簿。他與嚴虎交手，二人在臺上拳來足去，打了二十余手。無如嚴虎拳法精通，漸漸抵敵不住。被嚴虎賣個破綻，金耀一拳打去。扑了一空。嚴虎忽地扭轉身來，起二個指頭，向他劈面點去。這個解數，名為雙龍取珠之勢。金耀躲避不及，正中眼睛，被嚴虎挖將出來。金耀大叫一聲，跌下臺來。下面看的人，發一聲喊，都道這臺主太覺無禮，不該傷人眼目，使人變為殘疾。那金耀的一班同年舉子，個個咬牙切齒，要與金耀報仇。一面金耀跟來的家人，扶他回去。

臺下紛紛擾攘，惱了一個老教頭，叫做方三爺，是常熟的第一個教師，就是金耀的師父。他見嚴虎將他徒弟弄得如此狼狽，心中大怒，跳上臺來，通過姓名，上了花名簿，對了嚴虎罵道：“你這惡賊，朝廷設立播臺，原為拔取英雄豪傑。你敢傷人眼目，我也取你二只眼睛，與我徒弟報仇！”罵得嚴虎大怒，二人上手便打。那方三爺的本領，原是一等的名家，只是年紀大了，打到三十條手，氣力不如，二臂有些酥麻。那嚴虎正在壯年，越打越有精神。方三爺一腿踢去，卻被嚴虎接住，趁手提將起來，向臺下擲去，跌個金冠倒掛。不料的腦袋恰巧對著大言牌上碰去，頓時腦漿迸出，一命嗚呼。臺下眾人齊叫：“臺主打殺人也！”

那羅季芳見了，不覺怒從心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這股無明火那裏按捺得住，大叫：“反了！”他便分開眾人，搶將過去。鳴皋看見，要想止住他，卻那裏來得及，早已上了播臺。通了姓名，大叫：“嚴虎兒子，快來領死！”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是一拳打去。嚴虎見他是個莽夫，來勢十分凶勇，便將身子偏過，只是騰挪躲閃。那季芳打了三二十拳，沒有著他膊臂，弄得自己倒是費力。嚴虎見他漸漸不濟，便運工夫，直上直下的，緊是一拳。那季芳只有招架，氣喘汗流。鳴皋、徐慶見這狀子不好，欲想上臺幫助，卻又理上不合。正在二難，只見羅季芳被嚴虎打下臺來，跌個仰面朝天。徐慶心中大怒，正欲上臺，那曉這臺主早到裏邊去用膳歇息。時光已不早了，只得大家散去。

三人出了城關，回到舟中，便問：“羅兄可曾受傷？”季芳道：“這忘八實在利害。

我只是跌得背上有些浮傷，並不妨事。明日老二你上去，把他打下臺來，待我打他一頓出氣！”鳴皋道：“這個自然。但是只怕我敵他不過，反被他打了下來。”徐慶道：“我今日本欲上去，只是他已逃進去。明日讓我上臺，若是勝不得他時，你再上未遲。”鳴皋道：“我看嚴虎拳法甚高。他的工夫，也是少林一派，猶恐敵他不住，反吃虧了。

不如我上去見機而行，或可僥幸。”當夜三人紛紛議論。

到了來日，正是第三日了。來到臺前，只見嚴虎正在耀武揚威，說道：“臺下聽著；你們自量有本領的上臺，考取功名。沒用的戎囊，休來送死！”不知何人上臺交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